

夜露

作者：严沁

沧海桑田

贝妮又从噩梦中醒来。

她吓得一身冷汗，手脚冰冷。这两年来，她时时都做这样类似的噩梦！

她梦见时光倒流，她梦见自己只有十九岁，她梦见自己还在那家装饰堂皇，孕育着色情与罪恶的舞厅中工作，她梦见自己还是一个舞女！

舞女——她怔怔地想着，这两个字对她有惊心动魄的恐惧，她不由自主地抖一下。

她不敢开灯，她怕吵醒了身边睡着的丈夫盛之安。

她深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排除黑暗中莫名其妙涌着过来的恐惧。

她告诉自己，文贝妮不再是舞女，两年前就不是了，她已是盛之安夫人，富有的商人盛之安夫人！

似乎，噩梦的威胁减除了不少，是之安财富，是之安的名望，是之安对她的尊重与忠实。她轻轻伸手摸一摸之安的手臂，之安在身边，她安心了。

她翻一个身，看见夜光钟上指着五点，就快天亮了，是吧！黑夜是不能永远占领宇宙的！

她闭起眼睛，却再无睡意。每一次噩梦来临，她总想起以前，想起那大段地狱般的生活——或许对一些女孩子来说并不是地狱，只要忘却廉耻，抛开自尊心，以金钱享受为目的，那么，这地狱般的生活会变天堂。

贝妮是她的原名，做舞女时，她叫晶晶，那是舞女大班替她取的名字，表示亮晶晶，表示一定红的意思。

她可以不做舞女的。她没有家庭负担、没有债务、更没有依靠她的亲人，普通一份工作，她足以养活自己而有余，但她却做了舞女！

她不是贪慕虚荣，她不是自甘堕落，她更不是飞女荡妇，她这么做只为了一个人！

是的！一个人！

李立品，不是吗？那个一同在孤儿院中长大，那个忠厚、纯、温文、体贴的男孩子，那个比她大六岁，有天才却无钱深造的孤儿！

想起立品，她心中流过一抹难以描述的感情。他对他的感情揉合了兄长与情人，他们在孤儿院中十几年相依为命，早已互相认定是理想伴侣，他们只等待长大，只等待读完书，只等有一点基础——唉！提起这些事总叫人心酸，却又掩不住那丝带苦涩的甜意。她不想去回忆，却又渴望回忆，多矛盾的心！

立品绝不是个美男子，从任何角度上看都不是。他只是五官端正、素纯洁，污秽的社会完全影响不了他的善良和忠诚。他有一份很特别的高贵气质，像一个天生的学者，那绝不是粗布衣服所能掩盖的。

他的学业成绩永远名列前茅。他要一边工作——孤儿院规定的工作，他必须以工作来赚取学费：一边读书，但是，他的第一名得来轻松，没有任何人能抢得去！

他的抱负很大，志向很高，他绝不以自己是孤儿而灰心，而自暴自弃。

中学毕业，他一边教书一边储钱，可怜的教师待遇，他怎么才能储到一笔足够深造的费用？那一年，他已教了六年书，雄心壮志丝毫不减，他念的夜大学也毕业了。同时，美得像一朵饱吸夜露而特别盛放的百合般的贝妮也中学毕业了。她已十九岁，她已不再是个孩子，孤儿总比较早熟，是没有父母的呵护，是经过困难的环境而特别早熟。她竟婉拒了孤儿院院长介绍的一份教书工作，她已另外打定了主意！

那就是做舞女！

那个时候，三、四年前，舞女还是一件吃香的工作，能赚到大钱，她明白这一点，她就是想赚到大钱！

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帮助立品出国深造，她连一丝一毫都没想到自己！

自然，她更没想到堂皇、豪华的舞厅所孕育的色情与罪恶。

她以为只要洁身自好，她以为能出淤泥而不染，做舞女和做其他工作有什么不同？只是陪客人跳舞，不是吗？她怎么知道只陪客人跳舞根本不能赚大钱？瞒住了立品，她和一间最大的舞厅接洽好了！凭她的外貌，凭她的气质，她必能走红。

舞女大班的眼晴比谁都雪亮，给她取名晶晶。

她也有条件。她先借两万块钱，分期还给舞厅，而且说定了要立品离开后才正式下海。

舞厅怎肯放弃这一张可成皇牌的天才？可笑，他们说她有做舞女的天才！于是，她得到帮助立品的机会！

立品已等了六年，再等下去会过了读书的年龄，书本这东西又是一扔开就忘了的，凭立品教书的钱，还要过生活，他等到头发白也出不了国，她怎么忍心让他等？她的善良，她对他的感情造就了他，却也拆散了美好的姻缘！

或者也不能说拆散，只能说他们无缘，是吗？她很聪明，她把两万块钱寄到美国一间大学，指定这笔钱是给香港学生李立品做奖学金的。美国大学自然通知立品，表示有人给一笔大学奖学金让他深造。立品大喜过望，当然不会怀疑贝妮，于是匆忙准备行装，在半个月后就去了美国。

行前，他和贝妮订了婚，这是最不保险的一件事了。

想想看，结了婚都可以离婚，何况一枚小小的订婚指环？它套不牢一颗要变的心，如果要变的话！

立品走了，他奔的是美好、理想的前程。贝妮呢？她走进了地狱。

她发现做舞女不是那么单纯的事，两万块钱的债务并不那么容易偿还。靠那一点点正当的钟点钱，她连做几件像样的衣服都不成。

客人更是恶劣到无法述说。陪客人跳舞的职业只是个好听的掩饰，谁都知道漂亮的舞衣下是怎样的一件事。为什么她天真得从来想不到？她现在发现得，似乎太迟了。踏进泥沼的脚怎能不沾上泥污？她欲退无路，那一笔欠债拖着她！

那一段日子，若无立品每星期一封的信，她简直不知道如何活下去。

她要忍受舞客的纠缠，她要忍受大班的压迫，她要咬着牙龈还债，她的日子过得好艰苦。可是，她始终坚持了洁身自爱的诺言，她只是陪客人跳舞，那是很不容易的事！

一年半的日子拖了过去，她的债终于还完，她深深地透一口气之余，

也深深为自己庆幸。她以为，艰苦的路程终于走完了吧？立品得了硕士学位，他学的是“微电子”，是所谓的尖端科学。他信里写得好，说已得到纽约大学的奖学金，将到长岛的纽大继续修读博士学位。他还说，生活一定安，立刻会接贝妮赴美，共同生活！

好美的诺言，好光明的前途，贝妮充满希望地等待着这一天的来临。

她问心无愧，她虽是舞女，却从没做过对不起立品的事，她真是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！只要离开香港，和立品结婚，谁会想到，谁敢想一位博士夫人曾经是舞女？她等待着，等待着，等待着，可是，那么奇异的，自那封信后，立品再无只字片语，立品再无消息，好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般！

一个月，两个月，三个月，她急得发疯。立品怎么了？病了？出意外？若真是这样，就算死在美国，美国大使馆也会通知啊！

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像空气突然凝固般的死沉，饱吸夜露的花朵也渐渐枯萎。贝妮整个人倒下来，不是病，而像，人体失去了骨骼支持！

半年了，立品真的失了踪。贝妮写信到他原来的学校和长岛的纽约大学，前者说他早已离校，后者说他不曾报到注册，哦！立品，他去了哪里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她认识了盛之安！

大概是缘分吧！之安是个安分守己的正当商人，从来不在歌台舞榭出现。他老老实实、忠厚厚，四十岁，年纪不算大，模样也不丑，绝不像满身铜臭的大商人。

之安从别人口中得知她的故事，晓得她是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女孩，很同情也很尊敬她。

他没有特别追求她，他也绝不像其他可厌的恶劣舞客，他只是到舞厅里，陪她坐一坐，谈谈天，或带她出去吃一餐，他们像一对朋友般地接近了！

是贝妮的美貌、贝妮的善良、贝妮的温婉打动了他的心，在半年后的一个晚上，他向她求婚。

做了两年半舞女，她早就厌了，怕了，早想脱离这地狱般的环境，但是，不是和之安，是立品！

立品失踪整整一年，贝妮简直不敢再存任何希望。她只以为他遭遇到意外，从来没想过他变心，她相信，纵然全世界的男孩子会变，立品不会！

她相信他、了解他，他们的内心是合而为一的，这是很难解释的感情，大概因为彼此同是孤儿，相依十九年的缘故吧！

她想，她若嫁给之安，立品在天之灵也会放心吧！她无法不向自己承认，立品已不在这个世界上，否则，他绝不会丢下她！

她答应了之安！

从此，她不再是舞女晶晶，她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，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舞客，怎肯捧一个洁身自爱的人？他们宁愿捧那些抛开廉耻与自尊的地狱花！

她成了正正式式的盛之安夫人！

之安比她想象的更富有、更有名望，他竟是报上常出现的人物呢！

她意外之余，更有些担心，别人会看不起她这舞女出身的夫人吗？她也庆幸自己不曾大红大紫，否则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她，别人不说她也难堪呀！

她是个好女孩。盛之安的眼光没有错，她从头到尾都是好女孩！

结婚之夜，之安发觉她真的是处女，事前他是半信半疑的。他对她的爱更加深厚，更加坚固。

他尊重她，保护她，他在努力使她恢复自尊心、自信心。他简直在宠着她呢！

好女孩应该有好归宿的，是吗？上帝对每一个人都公平，贝妮也不例外！

她的生活很幸福，立品真该安心了吧！，她永远不会忘记立品的！

***贝妮只是中学毕业，学识不能算好，也不差。她知道，除非她自己表现得更好，否则，知道她曾是舞女的人，心里还是会看不起她！

她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，她使自己文雅、大方而沉静。她穿最素的衣服。在她脸上，找不到一丝化妆品的痕迹，她那么美，根本不需要化妆品！

她成功地为自己建造了稳固的地位！

她绝不自己上街，她绝不胡乱应酬，更不和那些太太团打交道。所谓清者自清，没有人敢看不起她的！

最遗憾的，是两年多下来，她还不曾有孩子。在之安回公司的大部分时间里，她寂寞！

精神上的寂寞和空虚。

她变得沉默了，愈来愈沉默，她也愈来愈瘦。

之安曾带她去旅行、去游埠。她为见到新鲜的事物而高兴于一时，事后，她依然沉默。

之安以为她有病，便给她找来一个医生，是王子奇。

她最近就常看医生。吃药和打针没使她复原，更医不好她的噩梦！

为什么近来她总做着类似的噩梦呢？她不懂！

她再翻一个身，看见窗缝中透过来的光线，终于天亮了。阳光下，噩梦永远不会打扰她。

“醒了？贝妮！”之安不知什么时候醒来，正温柔地、含情脉脉地望着她。

“做了噩梦，吓醒的！”她微笑一下。

“再睡一会，还早！”之安用双手拥住她。“有我保护你，不必怕！”她点点头，在之安的怀里闭上眼睛。

之安是个好丈夫，有足够能力保护她，她不必怕！

很快地，她沉入甜睡。

十点钟，之安离家到公司去。

之安的公司很大，业务做得很广，除了出入口贸易。还代理外国一些机器入口。他拥有一家相当具规模的纱厂。他的写字楼就设在中区一幢他自己名下大厦的顶楼。

结婚后，贝妮才真正知道之安的地位及财富远超过她所想象的。除了意外，她倒没有什么特别感觉。她嫁之安不为财，只为安全感！

不是吗？做过舞女之后，更那么莫名其妙地失去了立品，还有什么比安全感更重要？她给予之安的不是爱情，它的爱情已完完全全给了立品。她尊敬之安、感谢之安，对之安是混合着父亲与兄长的感情。

对于一个孤儿，父亲与兄长的感情，几乎都和爱情等量。

从前她对立品忠心，今日她对之安忠心。

她要证明一件事：不是每一个做过舞女的女孩子都无药可救，只要自己意志坚强，每个人都能重新做好人，舞女也可以是最好的家庭主妇。

她在沙发上计画好今天的菜式，吩咐工人去买菜后，就开始整理房间。

二千多尺的屋子，每一天都是她亲自整理一切，她认为只有自己动手，才能更像个主妇。

何况，每天之安上班后，她若不动手做点家事，便简直空闲得令人难受。

有的时候无事可做并不是享受，就算躺也躺不舒服，像个废人一样。

贝妮年轻，有充沛的活力，她不想做废人，于是，家务就变成她最乐于做的工作！

比陪可厌的客人跳舞好太多了，不是吗？门窗紧闭，开着冷气的屋子裹好静，静得连马路上的汽车声都听不到。当然。山顶区汽车少也是原因，但在贝妮心中，就觉得静得，可叹了。

她怕静，十分怕。倒不是她过惯了灯红酒绿的生活，而是，安静下来她总想到以前，想到立品，这对之安是不公平的！

可是，她排除不了这可怕的静寂！

她怕应酬，她怕不熟悉的朋友，她更怕人多的场合，她下意识地有自卑感。于是，她只能把自己关在家里，她只能毫无抗拒地接受静寂。

之安是个好丈夫，十分、十分好，只是，之安并不只正了解她的心。两人的年龄差上十六岁，这是段很大的距离啊！就算是之安的仁慈、之安的体贴、之安的慷慨都弥补不了这距离！

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婚姻！

电话铃这时响了起来，打断了她的沉思，她拿起话筒。

“盛夫人吗？我是王子奇医生！”那很和蔼的声音。

“王医生，有什么事，”她住口不说，她记起来了，今天该是她接受治疗的日子。“对不起，我忘了，我立刻来！”“我等你，再见！”王子奇说。

她匆匆回到房里，随便换一件衣服，连口红都不抹便挽了皮包出门。

她自己有一辆摩利士房车，搁在楼下车房很少用。平日她根本不上街，这辆车几乎是她去看医生专用的！

王子奇的医务所在中区太子行，十五分钟就到了。她是特殊的病人，用不着等候，熟悉的护士把她带到一间独立的小医疗室。

“王医生就来了，请你等一下，盛夫人！”护士说。

“谢谢你！”贝妮坐下来。

其实，她根本没有什么病，做梦怎能算是病呢？人一有钱，恐怕连眼皮跳几下也是病了。王子奇说她神经衰弱，衰弱就衰弱吧！每星期到医务所走两趟，倒是可以解解闷的，何况王子奇是那么一个敦厚长者！

只等了五分钟，王子奇便过来了，他带着满脸的笑容。

贝妮常想，有王子奇这样的父亲该多好？“怎么样？这两天好些吗？”王子奇风趣地坐在她对面。“又做了噩梦？”“还是做，吓醒了就是一身冷汗！”贝妮说。

“同样的梦？”王子奇捏捏手。

“差不多，”贝妮考虑了一下，她从不隐瞒自己的身世，尤其是对于王子奇。“我梦见自己还在做舞女！”“这个死结一天解不开，你会不停地做噩梦，”王子奇点点头。“盛夫人，这件事，你很内疚？”“叫我贝妮吧，王医生，”她摇摇头说：“我不是内疚，而是污点！”“污点？”王子奇皱起眉头。“不是这样的吧？”“哎，”贝妮一窒，王子奇仿佛能看透她的心。“我做舞女其实只想帮助一个人！”“这个人负了你？”王子奇直率的。

“他失了踪。”贝妮神色黯淡下来。“我不后悔这件事，我只是，忘不掉！”子奇默默地沉思一阵，指指那张沙发躺椅。

“你先躺下来，放松一下，我们慢慢再谈！”他说。

“谈这件事？很重要？”她迟疑一下。

“放心，贝妮，”他含笑：“我永远不会把病人的一切露出去，这是医德！”“不是怕露，”她尴尬地。“我告诉过之安这件事，我不想再提起来，我只想忘记！”“你会忘记的！”他安慰地拍拍她。“你要信任医生，才有事半功倍之效！”“我绝对信任你，王医生！”贝妮躺下来。

王子奇绕着房间走了两圈，站在贝妮面前。

“别以为我提你不愿提的事，是要令你痛苦，”他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其实，只要你毫不保留地道出所有的事，那么，就等于解开了你心中的结，你很快会忘掉这件事。即使忘不了，至少，也不会困扰你了！”“没有困扰，王医生！”贝妮说。

“下意识地困扰，你自己都觉察不出的！”他笑笑。“现在开始说，慢慢地，仔细地从头说起！”贝妮犹豫一下，她相信子奇是要帮助她，对医生一定要有信心，不是吗？她说了。很仔细，很详尽地从头说起，从在孤儿院中第一次见到立品时开始！

她整整说了一个半小时，她把自己完全投入回忆的漩涡。她流泪，她叹息，她悲伤，她痛苦；自然，也有欢笑，说完了，她觉得整个人都轻松起来。

抹去泪水，她发觉子奇正凝重、专注地望着她，那神色，实在像透了一个帮助女儿解决困难的父亲。

“很好，贝妮！”子奇拍拍她手。“你实在是个很好的女孩子，值得所有人尊敬！”“王医生！”她脸红了，她知道他是真心话。

“是不是觉得轻松些？”他扶着她起来。“我向你保证，很快你会复原，再没有噩梦缠扰！”“谢谢你！”贝妮笑一笑。

“回家去吧！”子奇看看表。“我相信已经有一大串病人在等我了！”“真不好意思，花了你那么多时间！”她说。

“贝妮，我和之安是朋友，还有，孩子，我喜欢你，”子奇慈祥地说。“能让你恢复精神，少看几个病人算什么？”贝妮再三致谢，走出小会客室。

门外候诊室里果然有一大堆病人。贝妮歉然地摇摇头，王子奇实在是个难得的好医生。

香港太多医生赚钱像抢一样，总害怕病人会占用他太多时间，相比之下，王子奇就显得更可贵了。

推开医务所大门，一个年青人迎面进来，贝妮不防有这一着，两人几乎撞个满怀。男孩子连声道歉，从贝妮身边走进，仿佛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样！

贝妮却整个人呆住了，怎么，怎么有这样相像的人？那男孩不是立品吗？如果是立品，为什么全然不认识她？立品绝不可能不认得她的，他们从小相依为命，他们整整相处了十九年，他们共欢乐、共悲伤，他们的生命几乎融合在一起，那男孩，是立品吗？她怔怔地瞪着他，下意识地跟着走进，她完全忘掉了这样看一个男孩子是难为情的事。她只在想，他是立品吗？是吗？是吗？那男孩和护士说了几句话，似乎很熟落的样子，然后推开门径自走进王子奇办公室。

贝妮仍然呆呆地站在那儿，分明是立品，那眼、那鼻、那唇都那么相似，怎能不是？不是美男孩，却很有气质，那种天生学者的气质。他看来是二十七、八岁，立品不刚好三十岁？她记得他比她大六岁，这男孩和立品的年龄都差不多，会是立品吗？“盛夫人，还有些什么事情吗？”护士很周到地说。

“哦，哎，”贝妮回一回神。“我以为碰到一个熟人，可能是看错了！”“是刚才那位李先生吗？”护士问。

“李先生？”贝妮心头一震。那男孩也姓李？“叫什么名字？是李立品吗？”“这就知道了，”护士歉然摇头。“他是王医生的朋友，你可以去问他！”贝妮犹豫了一下，终于再走进去。她知道，她今天若是不问清楚，她会后悔一辈子。

王子奇和那男孩正在讲话，看见她进来有些意外。

“贝妮，怎么又回来了？”他问。

“我想，哎，”贝妮不知道该说什么。“明天是星期六，之安和我想请你到家里吃饭，有空吗？”她不着痕迹地看那姓李的男孩，但他竟完全不注意她。不，他也看过她一两眼，但那眼光绝对陌生。

“你们难得请客，我当然要去！”子奇笑着。“哦，我给你们介绍，这位是盛之安夫人，这位是李立品！”“李，”贝妮几乎站不住脚。她没听错？是立品，他为什么不认识她？“李先生！”“盛夫人！”立品和她握一握手。他的神态不像是造作，他坦然地望着她，一副初相识的模样。

“李先生在香港做事吗？”她问。她控制不了自己。

“是的！”立品很有礼貌。

“李立品是电子工程师，刚从美国回来，”子奇说：“是年青有为的人物，我们虽是初相识，却一见如故！”“既然这样，”贝妮心中飞快地转动着。“请李先生明天一起到舍下便饭，赏光吗？”“恭敬不如从命！”立品相当风趣，和以前的那个立品不同。“我在香港没有朋友，很高兴能认识盛夫人！”“那我回去了，”贝妮笑一笑，李立品肯接受邀请，她也不必急于一时。“两位再见！”她挥挥手，轻轻盈盈地走出去。

她慢慢地驾着汽车，她完全不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

相同的面孔、相同的名字、又是来自美国，他分明是分别五年的立品。他不认识她，不记得往事，若不是故意如此，必该有个原因，是吗？什么原因呢？回到家里，她整个人仍沉迷在这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上。

立品说在香港没有朋友，若他真的是那个立品，她几乎可以肯定他是！那是不可能的事，他在香港二十多年，从小到大，怎么可能没有朋友？贝妮呢？看他刚才握手招呼的模样，一声盛夫人叫得那么自然，谁都会相信他根本不认识贝妮，连王子奇都想不到，他就是贝妮帮助的男孩，天地间怎会有这样的事呢？明晚他会来，她该怎么问他？单刀直入？或是暗示？哦！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？贝妮相信，即使他遗忘了全世界的人，也该记得她啊！

他们相爱过，他们订过婚，他曾说待一切安定后便会接她去美国，什么原因使他遗忘一切？那绝不该是间谍小说裏的情节，更不该是老套的失忆症，是吗？到底为了什么呢？她呆呆地想着。

从抽屉底找出那枚小小的订婚指环，明晚，可以拿这指环给他看？她不知道！

即使立品认出了她、记得了她又如何？她黯然！``

只是一个家庭式的小宴会。

除了之安和贝妮，一共只请了八位客人，王子奇和立品一起来，其他的都是夫妇。

贝妮不是个十分成功的女主人，招待客人全由之安负责，他知道贝妮在这种场合里有下意识的自卑。

贝妮今晚有些恍惚，她心中有事，暗暗地注意立品一举一动。愈看愈相信，立品就是她以前的未婚夫，那个在孤儿院中相依了十九年的男孩子！没看见吗？他喝汤前总习惯地皱眉，那是立品的习惯啊！

他手上有一枚指环，贝妮看不清楚是不是当年订婚的那枚。她一直想找机会接近他，众目睽睽下，她却不知该怎么做！

很奇怪，他今晚的态度有些特别，不时凝视着贝妮沉思一阵，当贝妮看他时，他的视线又避开了。

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晚餐后！

之安陪着客人们围住聊天，立品很自然地走向贝妮。

“盛夫人，能让我参观你漂亮的房子吗？”他问。他的声音很大，连一边的之安也听见了。

“贝妮，陪李先生看看！”之安很大方。

这正是贝妮渴望的机会，不是吗？她带着立品走出客厅，到左边的饭厅里。饭厅外面有个露台，可以看见整个维多利亚港的夜景，很美、很静。那露台相当大，摆着十分讲究的白色镂花桌椅。

“坐一下吗？”贝妮问。

“多美的夜景！”他赞叹着。“这是香港最美的一幢房子吗？”“最美未必，但可能是最高！”她说。

“有钱的人在香港真是享受，”他摇摇头。“在美国，整天都是匆匆忙忙的！”“美国回来的工程师没有钱？”她故意问。

“我靠奖学金读出来的，”他说：“刚开始做事不久，希望以后能有点钱！”

“买一幢这样的房子？”她看着他。分明是立品，怎么相对竟不相识呢？“不敢奢望！”他笑得很单纯。“只想买一幢小小的屋子，最好在郊外或是海边！”

“一幢以白色石头堆积起来的屋子？”她眉毛一挑，眼中闪动着异样的光芒。

“在海边的大石上？”这是童年时代两个相依为命的孤儿的愿望！

“是的！”他热烈地说，很自然。“你也希望有一幢那样的房子？你可以立刻办到的！”“那只是我童年的希望！”她摇摇头，很失望。他不明白她的暗示。“现在不再想要了。”“为什么？因为你能拥有更豪华的别墅吗？”他问。

“不，在那种白色石屋里，只该住着一对青梅竹马的小恋人，我不配去住！”她有些黯然。

“哎，对不起，我想我是说错了话！”他很有礼貌。

“没有事的！”她振作一点。怎么回事？她和立品在做戏吗？“请问，李先生的家人也在香港的吗？”“不，”他搓搓手，她看见了跟她手上一模一样的指环，天！他真是那个立品。“我的家人在美国！”“在美国？”她很意外。他明明是那个可怜的孤儿，怎么突然有家人在美国？弄错了吧！

“一个大家庭？”她努力使自己神色不变。

“只有母亲！”他说。摇晃一下左手。“这指环就是她给我的纪念品！”贝

妮说不出话。和她那款一模一样的订婚指环是母亲给他的纪念品？怎么可能？“我有一只和你完全一样的，”她装作很自然地看看他的指环。“很巧，是吧！”“这种指环很普通，我相信珠宝店还有相同的出售！”他毫不为奇地说：“不过，我这只是有纪念性的！”“是吗？”她失望了，立品是故意的吗？“有机会我愿听你的纪念性故事！”他没说话，沉默地望着山下夜景。

“盛夫人一直住在香港？”他突然问。

“我觉得，我们似曾相识，”他犹豫了一会。“除了昨天在王医生那儿，我们见过面吗？”“是的，为什么问？”她的心在“扑扑”地跳动着。

“这，可能见过吧！”她不敢直说。她知道这件事牵连重大，不能冲动。

“我也觉得你脸熟！”“盛夫人的名字是，贝妮？”他再问。

“名字都好熟！”他摇头苦笑。“我的记忆力一向很好，可是就想不出在哪儿见过你！”“是的，文贝妮！”她力持自然。

“也许，街上吧！”她畏缩了，说不出为了什么。

“这是最大的可能！”他耸耸肩。

她走到一张椅子上坐下，凝视他。

“李先生以前来过香港吗？”“没有！”他肯定地。“我在美国长大！”

“哦，”她拖长了声音，他不是故意这么说的吧？“你看来不像土生华侨！”“很多人都这么说，”他笑。“尤其我的英文带有广东音！”“你是哪间大学毕业的？”她问。

“威斯康辛大学拿硕士！”他淡淡的。“我学的是，”“微电子！”她抢着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满脸诧异。

“我，我猜的！”她立刻否认，心跳得好凶。“王医生说你是电子工程师！”

“联想力很丰富！”他指指头。

“再去参观房子吗？”她警觉着站起来。虽然他们只是聊聊，被人看见仍是不好，她曾是舞女啊！

“我宁愿在这儿坐坐！”他不动。

“那么，再坐一会儿吧！”她又坐下来。

他若有所思地凝视她，过了很久，才说：“我真的一定见过你，我有个感觉，我们似乎是很熟的朋友似的，”他说得认真。“文贝妮、文贝妮，多熟悉的名字，文贝妮，”“别乱猜了，我的名字又普通又俗气，一定好多人叫贝妮，是吗？”她岔开话题。

突然之间，她又怕被他认出来了。

“俗气？”他大摇其头。“那么阿花、阿珠、阿美、阿萍的该算什么？”

“不讲名字，”它的脸又红了。“你，打算在香港长住？”“不一定，”他说：“那只是很可笑、也很突然的决定。我本来在美国总公司做事，上司征求我同意，问我愿不愿来香港，我在香港没亲没故，竟然一口答应了。你知道一定会笑，我竟有来香港找寻什么失落的东西般的感受！”“是吗？你在香港失落过什么？”她的心又再跳了。

“没有！我根本没来过！”他说。

她暗暗叹一口气，真是那么老套的失忆症？“不过，我倒希望曾经来过，”他十分突然地说：“十年前若遇到像你这么美的女孩，一定死追！”

“噢！”她有些不知所措。他是真心？假意？这句话怎么这样离谱？“你说笑话！”“真话！”他做一个轻松的表情。“十年前你还是个小女孩吧！”“十四岁！还在孤儿院！”她直率地说。

“孤儿院？”他脸上出现了奇异的困惑，但很快地，他又克服了那困惑。“我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娇娇女！”“不是！离开孤儿院我做过两年半的事，”她摇摇头。心中好矛盾，到底要不要对他直说当年事？“然后遇到之安，我们才结婚！”“很难令人置信，”他认真地。“你的气质那么好！”“气质是一样很抽象的东西！”她淡淡地说，心中不停翻涌，面对着她牺牲一切所帮助、所爱的男孩啊！他怎能不认得她呢？“以前我的未婚夫也这么说过我！”“未婚夫？不是盛之安？”他更惊讶。

“不是！”她垂下头。不讲的又忍不住漏一点出来。“我十九岁订过婚，那时刚高中毕业！”“他呢？我是指你的未婚夫！”他兴致好高地追问。

“到美国留学！”她皱皱眉，愈说愈多，怎么收口。

“他，变了心？”他的声音有点犹豫。

“失了踪！”她直视他。“五年了！”“有这样的事吗？”他那惊异的神色绝非作伪。“他叫什么名字？在哪一家大学念书？或者我能帮你忙！”她再叹息。

他是可以帮她忙，因为他就是那个失踪的人。可是叫她怎么说？他看来像根本不认识她！

“过去的事不提也罢！”她说：“我已经结了婚，五年中的变化很大，我不想再添麻烦！”“那个男孩是傻瓜，”他竟也叹一口气。“若我是他，即使迷失在深山野岭，我也要拼命爬回来找你，你这样的女孩！”“你，”她吃了一惊，他真大胆，他怎能说这话？他忘了她是盛之安夫人？“抱歉，冒犯了你！”他展颜一笑。“我是情不自禁！”“你结婚了吗？”她转开话题，心里好紧张，若他结婚！表示他，变心？谁知道！

“没有！”他坦然摊开双手。“女朋友都没有一个！”“不信！”她盯着他，上帝不可能创造两个完全一样的人，包括姓名！“你这样的男孩竟会没有女朋友吗？”“肯给我机会证明吗？”他眼中的光芒有丝奇异的火花。“我会让你知道！”“怎么证明？”她心头跃动，有初恋时第一个约会的感觉。

“明天一起吃中饭，我带你去看我的家，我将所有的事说给你听！”他单刀直入。

她不能拒绝，却又，怎能接受？她一直在证明自己是个好太太，岂能因他而破坏？当然不能，可是，他是立品，怎么同呢？她本该是他的太太！

“叫我怎么回答？”她明显地表示自己的矛盾。“我怕被人误会，大家都知道我是盛夫人！”“谁规定盛夫人不能与其他男孩子吃午餐？”他叫起来。“这是最普通的社交！”“我明白，可是，我不同！”她认真地。

“为什么？你想比其他官绅名流夫人更虚伪些？情愿在暗中做事？”他明显的讽刺。

“不，因为在结婚前，我是个舞女！”她坦然地望着他。

或许，是她的坦率感助了他，他突然捉住了她的手。

“为什么要告诉我？你可以不说实话的！”他有些激动。

“对真正的朋友我从不说谎！”她任由他捉着她的手，鼻子酸酸的，她想哭。

“贝妮！”他不知道该怎么说。突然之间，他觉得自己爱上了这个“盛夫人”！

“我虽然做了两年半舞女，可是我清白，”她又说。眼波清澈透剔。“你信吗？”“我信，当然信！”他又快又肯定地。

“你信，就好了！”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一滴泪珠忍不住滴下来，落在他手臂上。

“贝妮，怎么这样说？”他心灵震动，这个年青的盛夫人看来对自己满有情意。“我信与不信对你很重要？”“是的，很重要！”她低喃。“比谁相信都更重要！”“为什么？”他完全不明白。就算是一见钟情，也不可能这样！

“原因我不能说，”她轻轻抹去泪水，那神情美得令人生怜。“但是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！”“如果你要我等那一天。我会等！”他坚定地、挚诚地。

“李，”她惊喜得连声音也在抖，立品不是变心，只为了其他原因。

“立品！”他温柔地拍拍她。“叫我立品！”“立品！”她温柔而满足的。她叫了许多年这个名字，也盼望了许多年这个名字，如今，真的盼到了！

他凝视着她，脸色好温柔、好温柔。

“我有一个感觉，我来香港是为了寻找你，”他轻轻地说：“这是缘分吗？”她说不出，上天要她失而复得？世上的事真奇妙！

“明天一起吃午餐好吗？我知道有一家很安静别致的小餐厅！”他说：“暂时忘掉你是盛夫人，嗯？”她点点头。她怎能不点头，他是立品啊！

狂热的梦贝妮陪着之安吃早餐。

之安看来神色清朗、精神愉快，胃口十分好。一个好家庭、好太太对男人是最重要的。

贝妮偷偷打量他，她不知道要怎么开口对他说中午要出去。其实，之安从来不管束贝妮的行动，他绝对信任她。

他说过，夫妇间互相信任，才能有真正的幸福，想来是很有道理的。

“之安，”贝妮终于开口了。“我中午想出去逛逛！”“去吧！”之安毫不犹疑。“你也该出去走走，闷在家里精神好不了！”“我，”贝妮忍不住惭愧，她在说谎话啊！“可能逛得久一点，不回来吃午饭！”“想买东西吧？”之安微笑一下，放下牛奶杯，从西装袋里摸出支票簿，很快地签一张。“带着，要用多少自己填上去！”“不、不用，我还有！”她不肯要，她愈来愈不安了，她确实是善良的女孩。

“夫妇俩还客气什么？”之安把支票放在桌上。“那么，我们晚上再见了！”“我会尽快赶回来！”她感激地。

“不必赶，难得出去一次，逛个尽与吧！”他爱惜地拍拍她。“小心驾车！”他走了，丝毫不怀疑地走了。

贝妮连忙换衣服、梳头，她努力排出那一丝自疚的惭愧感觉，她只是去吃一顿午餐，不是犯罪！

才十一点钟，距离约好的时间还有一小时，这是最难捱的一小时了。贝妮又紧张又着急，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？她穿一条瘦长的喇叭裤，穿一件T恤，很简单的打扮，街上许多女孩子也是这副普通打扮，但她看起来却十分不同，她胜在气质，她美得自然，她完全不需要借助化妆品！

十一点半，电话响起来。

“喂！我是盛，”她接电话。

“贝妮，是我，立品！”愉快、开朗的声音。“现在来好吗？我已经出来了！”“你在哪里？”她心中的焦急、紧张一扫而空。

“文华酒店咖啡厅，快点来！”他说。

“我还没，”她故意说。

“没换衣服吗？”他行断她的话。“我要见你，不是你的衣服。十五分钟

下山，好吧？别迟到！”“好！”她说。

他让她暂时忘掉自己是盛之安夫人，那么，她也该忘掉那些矛盾、那些不安，是吗？放下电话，她拿起手袋、车匙匆匆下楼。她记得立品讨厌不守时的人，她不能迟到！

她加快车速，十分钟落到山下，泊车，然后半跑着走进文华咖啡厅，一眼就看见了他。

他穿着西装，因上班的缘故吧！他稳重地站起来欢迎她。他那态度，即使有人见到，也不会以为是情人约会。

“迟到了一分钟！”他含笑地凝视她。

“从来没开过今天这么快的车，”她白他一眼，很自然地。“泊好车我是跑过来的！”“好吧！算你迟到得有理！”他招来侍者付账。“现在去吗？”“你说那家小餐厅？”她跟着他站起来。

她也渴望早点离开，中午时分，中环这地方好容易碰到熟人，那时就窘了。

他带她过海到九龙，叫的士去到一家小餐厅。

所谓的小，只是地方不大，门外装饰也不吸引人，设在一处有私家车位的小花园里。其实，餐厅里的布置，远比许多大酒店精致。

它精致得恰到好处，不会因为过分豪华而变为俗气。最特别的，是所有女侍全是金发女郎，而且是十分保守的金发女郎，连迷你裙也不穿的。

气氛很高贵，很够情调。

“怎么会找到这种“小”餐厅的？”她惊讶地问。

“朋友介绍！”他随意说，“吃什么？”“你能猜到吗？”她望着他。以前立品是知道她所爱的一切，他还记得？“让我想，虾仁盅、沙律、煎板鱼和法国洋葱汤，猜对了吗？”他问。

她暗暗叹息。他完全记得她喜欢的一切，为什么偏偏记不起她？做戏是做不了这么逼真的！

“完全合我意！”她保持微笑。“告诉我，你怎能猜得这么准呢？”“不知道，灵感吧！”他淡淡地。

他用英文吩咐了食物，女侍离开。

“你知道，我不相信你没来过香港！”她说。

“有时连我自己也怀疑。许多地方，似乎很熟的！”他摇头苦笑。

“你说要讲些以前的事给我听的！”她说。她十分盼望听他自己怎么说。

“慢慢讲，我们有许多时间！”他说。

“你下午不上班？”她很意外。

“请半天假，专程陪你！”他说。

她沉默了，对这又熟悉、又陌生的儿时伴侣，她依然矛盾着拿不定主意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！

“不，很好吧！”她迟疑地。

“别担心，我不是个不负责的人，”他轻轻拍拍她的手，说：“下午陪你，晚上我会回公司办公，一样的！”“没有人管你吗？”她笑了。

“谁管我？”他故作惊异状。“总公司派我来管人，不是被人管的！”“好大的口气！”她摇头。她发觉要排除矛盾是很困难的一件事。

“开玩笑的！”他也笑了。“我的工作时间不需要硬性规定，这是事实！”

“你，没有读博士？”她忽然问。

“没有！”他盯着她看。“你若要我读博士，我立刻辞职回去读！”“哎，我有什么权力要求你？”她又在回避了。她看得出，他虽然不记得她是以前的贝妮，但他有对她有好感。“你说的话好离谱！”“离谱？”他笑了。“我这么冒昧地请你出来吃饭，你不觉得离谱？你会突然请个完全陌生的人参加宴会，不离谱？对，我们都有些离谱！”“我，不是这意思，”她的脸红起来。“我请你参加宴会是，因为你像一个人！”“谁？你以前的未婚夫？”他很感兴趣。

“如果你不信，下次我拿他的照片给你看！”她说。

“一言为定！”他很高兴。“我倒希望我有个未婚妻像你！”“又胡扯了，”她摇头。“答应你出来吃饭，我一直有犯罪的感觉！”“贝妮，这是正当的交往！”他说。

“我是有夫之妇！”她说。

“你的思想和时代脱了节！”他说。

“我是保守的中国人！”她说。

他们互相紧紧地盯住对方，针锋相对似的。

过了一会，两个人一起笑起来。

“吵什么？争什么？我们才第三次见面呢！”他说。

“冤家路窄吧！”她好轻松，难得的轻松。

“贝妮，以前我见过你吗？”他又提起来。“我总觉得对你好熟悉似的！”

“你仔细想想吧！或者我们真的见过面，而且很熟悉！”她不置可否地。

“可能吗？我又没患过失忆症！”他笑着。

“我相信就算你得了失忆症，你自己也不会知道吧？”她也笑着。

女侍送来食物，他们的谈话暂时中断。进餐时他们都不出声，孤儿院养成的习惯。直到咖啡和甜品送了上来。

“等会儿到我家里去坐坐？”他问。

“是否要说你以前的事？”她反问。

“为什么对我以前的事那么感兴趣？”他一边喝咖啡。

“不能吗？”她答得很技巧。

“当然能，是我的荣幸！”他笑一笑。

他忽然看见她右手上戴的指环和他的一模一样，昨晚他还以为她开玩笑，现在不由他不惊奇。

“真是一模一样呢！”他拿起她的手，仔细地看说：“连白金的颜色都相同，表示年代差不多，是吧！”“如果同于一家店铺卖出，就更巧了！”她有意无意地说：“说说你那指环的故事！”“也没有什么故事，”他摇了摇头说，“几年前，我出过一次车祸，事后妈妈就给我戴上这指环，像小孩子戴玉镯一样，保护身体的，这只是老年人的迷信！”“车祸？几年前？”她心中一动，连忙追问。

“嗯，记不清了，大概是大学毕业那年吧！”他皱着眉，困难地思索着。

“这么严重的事怎能记不清？当时伤得很重吧？”她再问。

“不，清楚，”他仍在苦苦思索。“奇怪，真是记不清了，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一样！”她叹口气。有些眉目了，他是因为车祸。但是，他哪里跑出一个妈妈来？而且照时间计算，他出车祸时该是在得了硕士后，去长岛纽约大学的途中，会是那次受伤吗？奇怪的是，他竟记得自己是李立品，而忘却了其他的事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“你在想什么？贝妮？”他问。神色又恢复了自然。

“没什么，”她胡乱地搅动杯中咖啡，说：“没什么！”“别骗我，贝妮，我在你眼中看见怀疑！”他认真地。“你是不是在怀疑我什么？”“怎么会？”她夸张地做个手势。“你有什么值得怀疑的？你是做间谍的吗？”“当然不是做间谍，”他笑笑。“在王医生门前碰到你，你就眼睁睁地望住我，那神情，哎，值得研究！”“我只是惊奇、意外，加上抱歉而已！”她含糊地。

“像吗？”他不在意地说：“我觉得你的神情好像碰到多年不见的老情人似的！”“什么话？”她有些不安了。“走吧！”他付了钱，伴着她走出餐厅。

“这间餐厅真不错，东西好、地方好、气氛好、情调好！”她随口说。她只是不想这么沉默。

“既然什么都好，下次再来吧！”他说。

“你这是打蛇随棍上吗？”她眉梢上扬。

阳光下，她看来美得明媚；在幽暗灯光中，又是一番风情。

“真可惜！”他似真似假地凝视她，叹口气，截停一辆的士。

“可惜什么？”她坐上车问。

“可惜你已经是别人的太太了！”他说。

“瞎扯！”她的脸红了。她仍是那么害羞。

“哎，等会儿我说我的故事，你说你的故事，好吗？”他转开话题。

“我的故事不好听！”她摇摇头。

“不好听也要讲！”他握住她的手。

她挣扎一下，挣不脱他，就由得他握着。这也不是犯罪啊！他是立品，她失散的未婚夫！

“你原来住在九龙！”她说。一沉默下来，她立刻会觉得不安。

“公司给我安排的房子，”他淡淡的。“贝妮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你别怪我唐突！”“既知唐突，还是别问！”她不看他，她知道他会问什么，她不喜欢这问题！

“我忍不住。贝妮，”他握紧她的手。“我关心你！”她觉得一阵心酸，几乎要落泪。她和立品之间的关心，岂需用言语表达？她就是立品，立品就是她，只是，立品什么都不记得了！

“你，问吧！”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强抑心酸。

“你嫁盛之安，为爱情？”他终于说。他眼中闪动耀眼光芒，他想知道什么呢？太迟了！

“我的全部爱情都给了我的未婚夫，”她一点也不意外。“我对之安是感激、是依赖，是混合着父亲与兄长的感情！”“为感情结婚，不是太悲哀？”他说。

“我已不可能对第二个人有爱情，何况嫁给盛之安比做舞女好，我没有选择！”她说。

“如果现在有一条可供你选择的路，”他没说完，的士停下来。

她抢先跳下车，她的脸有些发白，上帝怎么会把事情安排成这样？不是有意为难她吗？二十四年来，她唯一爱的是立品，她却已是之安太太，之安对她那么好、那么信任，她没有理由离开他！

他没有再出声，把她带到七楼的一间房屋里。

关上门，把冷气开了，他那么出奇不意地拥住了她。

“我提出一条路，你可愿选择吗？”他盯着她看。

不再等她回答，甚至不给她挣扎的机会，他吻了她。

他吻得很重、很深，却很有礼貌、很规矩，看得出他是尊重她的。过了好一阵子，他才慢慢放开她，他看看她的脸由白转红再转白，他看着她的巴掌挥到自己脸上，他不后悔，也不遗憾，昨晚在露台上，他知道自己已爱上了他。

“你真没礼貌，”她脸上罩着一层严霜。“之安也算是你的朋友，你竟这样对待一个朋友的太太！”说完，拉开房门预备走，他虽是立品，是她失踪的未婚夫，她虽然仍然爱他，只是，她是之安的太太，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，她矛盾极了！

她何尝不渴望立品吻她？但是，立品该吻几年年前的文贝妮。不是盛之安夫人文贝妮。

“慢着，”立品用身挡住大门。“贝妮，我不是有意冒犯你，我，控制不住，贝妮，我，不知道该怎么讲！”“让开，我要回家？”她含着泪水，她无法分辨心中的感觉，她有莫名其妙的受辱感。

立品不再记得她是以前的贝妮，他只是吻一个漂亮的女孩，新认识的盛之安太太，立品竟变成，哦！会是因为她说自己曾是舞女，他才不尊重她？

“贝妮，听我解释，”他神色严肃，动也不动地凝视她。“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像在吻一个老朋友，一个很亲近、很亲近的老朋友，我绝对没有其他的意思，原谅我！”贝妮咬着唇，泪水滴了下来。

他说吻一个老朋友，很亲近、很亲近的老朋友，那么，潜意识里。他仍记得贝妮的，是吗？这就是他愿意调来香港的原因吗？“哦！贝妮，我使你流泪、使你伤心，我真罪该万死，”他替她抹去眼泪，拥着她坐到沙发上。

“我发誓，我绝不再做使你不开心的事，原谅我，嗯？”“朋友要互相尊重，你不尊重我，我们就不是朋友！”她吸一口气，抹乾泪水。

“我已经道歉了，不是吗？”他放开她，过去关好大门，远远地坐到一边去。

她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。是她不好，普通一个女孩子怎肯随便跟男孩子回家？难怪他会误会！

他不知道眼前这个贝妮就是他的未婚妻啊！

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什么话说，气氛有点僵。她装作打量屋中布置，避开了他的视线。

屋子不大，却相当精致。铺满草绿色的地毯，配一组米白色的沙发，在夏天里特别悦目。有一个酒吧式的半圆形酒柜，还有一个巨形的米色长柜，想来必定是唱机、电视机之类。没有餐台，可能另外还有饭厅。

“绿色是种很有生气的颜色，是吗？”他问。

“你喜欢绿色？”她反问。

“妈妈喜欢把我房间布置成绿色，我习惯了！”他说。

“那么大的一个人，怎能老是依赖妈妈？”她摇头。

“妈妈只有我一个儿子，她总当我是孩子，”他笑笑。

“有你妈妈的照片吗？”她问。

“当然！”他站起来，匆匆走到卧室拿了一本相簿出来。

她满怀好奇心，急不及待地打开来看。他对她这种显得不平常的举动很怀疑，她为什么一再追问他的往事？她为什么对他以往的一切特别有兴趣？他要好好地查一下。难道说，一个富有的名流太太对他有什么图谋？他不响，默默地注视着她。

她翻开相簿第一页，是立品和一位老妇人合照的，照相的日期一定就在最近。老妇人很慈祥、很庄严，但和立品却没有一丝相像的地方。

“爸爸和妈妈都是传教士，在美国住了三十年。爸爸早逝，那时我刚出世不久，”他解释着。

“妈妈单独把我养大，今年妈妈已经退休了！”“她怎么不跟你一起来香港？”她问。仍旧盯住那老妇人，他怎能相信她真是妈妈？“老年人不适宜长途旅行！”他笑一笑。他心中奇怪，她似乎对妈妈满有敌意呢！

她又继续看下去，都是在他美国读书时的照片。她记得好清楚，临走时他带走不少在香港的照片，都去了哪里？还有一张他五岁时拍的，站在一株大树下，那是他最宝贵的一张，他们曾拿去翻拍，各自留一张作纪念！

“怎么没有童年时的？你没有童年吗？”她半开玩笑。

“只有一张，”他从衣袋里拿出小皮包，里面放着的正是五岁时那张！千真万确，他是真的李立品！“我们家曾遭过一次火灾，所有童年时的照片全毁了，只剩这张！”“很可爱的孩子！”她作状地拿过来看一下。她根本不必看已记得清清楚楚，这张照片，她已看过千万次。

“长大了更可爱，是吗？”他顽皮的。

“多少岁了？还这么作怪！”她笑起来。

“今年三十岁！”他摊开双手。说：“去年拿硕士！”地想一想，那个被他称为妈妈的老妇人一定“抹去了”他一段时间，他明明三年前已拿硕士，他信里写的。

“二十九岁才拿硕士，不是太晚了点？”她故意的。

“我读书特别笨，”他开玩笑。“告诉你吧！撞车后我休息了一年！”“还是迟，普通人二十四岁该拿硕士，二十六岁、七岁已是博士！”她笑，显得并不认真。

“我读得晚吧！”他耸耸肩。她总追问他以往的一切，一定有原因的！

“说点你童年的事来听！”她装得很自然，她不知道他已经起疑了。

“普通的、流水账似的童年有什么可说的？”他说。很奇怪，他突然发觉，对童年的事他简直没有记忆。他的脸色有一丝奇异的改变。

她注意到了，她根本是为这件事而来的。他不记得童年，是吗？是那次车祸？是那老妇人？“那么，我说我的给你听，好吗？”她换一个话题。

“当然好！”他摔开那份奇异的情绪，为她拿来一杯果汁。“我渴望知道你的一切！”“你知道我是孤儿，在九龙一间孤儿院长大，”她盯着他看，她能恢复他的记忆？“孤儿院对我很好，使我能读完中学。当然，我一边读书，一边帮着做些工作！”他很专注地倾听着，她接着说：“我在孤儿院十九年，几乎是一生下来就被收留了。”她淡淡地摇头。“在孤儿院我有一个好朋友、好兄长、好伴侣，也就是我后来的未婚夫。他比我大六岁，处处帮助我、保护我、我们像两片接连在一起的浮萍，十九年的日子相依而生活，直到他去美国留学！”“他有足够的留学费用？”他怀疑地问。

“当然没有，”她凄然摇头。“我们连个根都没有，哪儿来那么庞大的一笔钱？他中学毕业后去教书，晚上读夜大学，读了五年才毕业，他依然没有钱，但是，他是个十分有才气、十分聪明的人，不去留学实在可惜。于是，我就想出了一个法子！”“你那年中学毕业了？”他问。

“呢！”她点点头。“我本应该留在孤儿院教书，以报答养育之恩，可是为了帮他，我只能把其他的事放在第二位。我偷偷去当舞女，并预借了两万

块钱！”“我怀疑他肯接受你的帮忙，尤其你，牺牲！”他说。神色严肃而怪异。

“当然，他对我那么好，怎肯让我去做舞女？我是瞒着他的，我把钱寄去美国奥立冈大学，让学校通知他得到奖学金，他相信了，他就去了！”她说。

“奥立冈大学？”他皱起眉头。这个名字，似乎他十分熟悉，他说不出为什么。

“你去过奥立冈州？”她追问。心中好紧张。

“没去过，那是在加州东北部的一州吧！”他摇摇头。心中莫名其妙地烦乱起来。

“他读的是微电子，两年后他就得了硕士。他来信告诉我已得纽约大学的奖学金，立刻去攻读博士，”她叹一口气。说：“自此以后，他就没有了消息，失踪了！”“他也读微电子？”他心中烦乱更甚。“你问过纽约大学他的行踪吗？”“他根本没去报到，”她苦笑一下。“美国那么大，就算移民局也未必查得到，何况是我？我以为他，他是遭遇到了意外！”“你是说，他死了？”他心中重重一震。他有个感觉，那个“他”和自己仿佛有关连。

“上天不会对一个孤儿这么残忍吧！”她不置可否。

“后，来呢？”他愈来愈不安了。

“我还清了舞厅的债，又等了一年，然后遇到之安，答应了他的婚事，”她无奈的。

“在舞厅中要保持清白，我已费尽了全身的力量，我无法再挣扎下去，我急于结束那种地狱般的生活。除了他，之安是我最好的对象，之安能给我安全感！”屋中沉默了好一阵子，他长长地吐一口气。

“很传奇的一个故事。”他感叹地。

“不是故事，是真事！”她摇摇头。

“盛之安知道这件事？”他问。十分关心的。

“完全知道，我认为坦白比隐瞒好！”她说。不停地偷看他的神色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！”他自语着。

又沉默了一阵子，他忽然提出一个难回答的问题。

“有一件事，如果他，突然回来了，而且又有十分明确的失踪理由，你会怎么做？”“我不知道。”她低喟着。“我真的不知道。”“贝妮，我还想问，他，叫什么名字！”他追问。

她一震，手中的果汁险些掉在地上。

“那，并不重要，”她摇摇头。她不能说，说出来的后果无法想象。看样子，即使她不是贝妮，他亦已经爱上了她，她怎能说呢？“我不想再提起！”他咬着唇，他无法勉强她，他是局外人，不是吗？怎么他竟有仿佛是主角的感觉？真没道理！

“很抱歉，我不会再使你难堪！”他终于说。

看看表，四点多钟了，她已出来整整五个小时，这是结婚后第一次。

“我得回去了，之安总是五点钟回家！”她站起来。

“我送你！”他不强留她。

乘电梯到楼下，叫的士到尖沙咀码头过海，一路上两人都沉默着，仿佛有无限心事。但是，他们互相都知道，他们想着的是同一件事！

过了海，步行到她泊车的地方。

“贝妮，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？”他凝视着她。

“你，打电话给我吧！”她匆匆钻进汽车。

“明天！好吗？”他抓着车门不放。

“明天我要去王医生那儿！”她本能地抗拒着，她是个十分善良的女孩，她认为忠于之安。

“我去医生那儿接你！”他说。“几点钟？”“不，你别去，”她下意识地拒绝。

“我会去，一定会去，”他认真地说：“贝妮，上天安排我们相识，你相信是有特别意义吗？”“别说这些，我，走了！”她变了脸色。

“贝妮，我有个感觉，我是，代替“他”回来，我们能重新开始吗？”他在窗外说。

她忍不住全身颤抖起来，怎能，这样？她推开他的手，汽车像箭一般地射出去。

可能重新再来一次？***贝妮又躺在王子奇医生的私人医疗室里。

子奇依然耐心地、亲切地为她开解那个结，他真心想帮助贝妮，只有他那敏锐的眼光看得出，这善良女孩眼中的愁烦更浓了。

“贝妮，你又有什么新的心事？”他问。

“没有，王医生！”她连忙否认。

“把烦恼放在心中对你没有好处，只有使你的结更紧、更死，你要帮助自己。”子奇认真地道。

“我明白！”贝妮望着乳白色的天花板，立品的影子在上面晃动。

“明白就好了。”子奇点点头。“心理治疗最重要的是医生和病人的合作！”贝妮不再出声，她心中矛盾得很厉害，子奇是可信任的，她能把立品就是那个未婚夫的事说出来？她不敢。她怕把事情弄糟！

“还做噩梦吗？”子奇问。

“这两天没有！”贝妮说：“吃了你给的药，睡得很安稳！”“仍然是天天躲在家里？”他笑着问。

“昨天出去逛了一回街！”她说。

“多出去走走，对你有益！”他说：“试着多交一些朋友，男的、女的。对自己要有自信心！”“交朋友，不大好吧？”她迟疑地。

“贝妮，想不到你也那么旧脑筋，”子奇笑了。“我去告诉之安，让他放你出来！”“不关之安的事！”她脸红了。“之安也叫我去走走，交些朋友，只是我自己不喜欢！”“你是自卑，贝妮！”子奇一针见血地。“做舞女又不是什么不见得人的事，你该忘了以往的一切。说句真话，很少见到比你更贤慧的太太！”“我若不做得比别人好些，怕有许多闲话了！”她轻微地叹息。

“问心无愧，闲话终归是闲话！”子奇说。

“王医生，”贝妮真想把立品的事说出来，话到嘴边又忍住了。

“有什么话尽管说，”子奇慈祥地拍拍她。“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一般看待！”“我，我，”贝妮鼻子发酸，眼泪上涌，第一次有人把她当作女儿般看待。

“放心，我会帮助你的，无论什么事，”子奇再说：“我们要互相有信心，是吗？”贝妮点点头，忍住了上涌的泪水，她不能哭，她要坚强一点，有些事是要靠自己来解决的。

“回去吧！”子奇扶起她。“下次再来时，我希望看见你愉快的笑脸！”贝

妮勉强笑一笑，辞别了子奇，快步下楼。

她没告诉立品来此地的时间，她不想再见到他，她是矛盾的；另一方面，她渴望再见他。她知道要趁这件事情还没有弄到完全不可收拾之时，便该理智地作出决定。

她要顾及之安的感情、之安的名誉、之安的地位。这件事情如果闹大了，她和之安都难做人。

之安是那么仁厚的君子，她不能伤害他！

她奔到楼下，汽车泊在不远的地方，她只要上了车，立品就等不到她了。

推开太子行的玻璃门，她的呼吸几乎停止，立品正耐心地、默默地在那儿等待，看他的模样，他已等了好久。

“哎，你！”她用手抹一抹汗，力持自然。

“王医生说你有进步吗？”他愉快地问。

“进步不了！”她无奈地摇头。“心事太多！”“因为我吗？”他伴着她往前走。

“不因为你！”她不看他。“立品，我们不该再见面！”“请你别说这种话，我会伤心的！”他指指心，很认真。

“别忘了我的身分！”她提醒他。

“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每一个中国女孩都屈服于既成的事实，把感情看得次要，”他不平地。“一种并不快乐的婚姻，为什么不把它结束！”“谁说我不快乐？”她已走到汽车旁边。“我，很满意目前的情况！”“若你快乐的话，便不会精神抑郁，不须要看医生！”他替她打开车门，他从另一边上车。“你满意的只是盛之安给你的安全感，不是爱情！”“你不觉得在自说自话吗？”她涨红了脸。

“你知道我不是自说自话，你和我一样明白，”他叹一口气。“贝妮，虽然我们才认识四天，我的感觉是，我们已认识二十年了！”她几乎忍不住冲口而出：“我们是认识二十年了！”可是，说了又如何？仍然是矛盾，仍然是没有结果。

“无论如何，你知道我们，没有前途的！”她低喃着。

“你给了我信心和勇气，”他高兴起来。“贝妮，我们在一起会有爱情，也有安全感。”“如果你不想我立刻回家，你就别说这些话！”她说。

“好，我不说，”他沉思一下，稚气的。“我心里能说！”她摇摇头，推开车门迳自下车。他呆怔一下，以为她真负气而去！却看见她走进路边一家商店借电话用。

等了一分钟，她才走回来，鼻尖上添了些细细的汗珠，她紧张吗？“是打给盛之安吗？”他问。替她开了车厢里的冷气。

“总该有个交待！”她淡淡的。

“他怎么说？不高兴吗？”他追问。

“别把他看成那种人，他从来不管束我，”她替之安辩护。“他是最好的丈夫！”“可是你不爱他，”他心中十分妒忌。

“又说这种话！”她白他一眼。她真美，就这么轻颦淡笑也令人神魂颠倒。

“我忍不住，贝妮！”他打自己一下。

他们相视一阵，一起笑起来，气氛一下子变得很轻松。

“去什么地方？”她问。

“再去小餐厅？或去我家？”他提议：“我有道拿手好菜，一定会令你百吃不厌，”“洋葱猪排？”她脱口而出。

他的笑容凝固在脸上，变成惊愕。她似乎能未卜先知，她猜得到他念微电子，她又猜得到他的拿手好菜是洋葱猪排，莫非，莫非，他的怀疑又涌上来。

“或是局咖哩鸡、咕嚕肉？”她接下去说。她好聪明，掩饰得那么好。

“哎，我还以为你是赛神仙呢？”他摇摇头，恢复自然。她只是碰巧吧！“怎么样？到我家吗？”“好吧！”她点点头。到他家去，至少可以不用担心碰到令她尴尬的熟人。

他们驾汽车过海，直驶立品的家。

不知怎的，贝妮觉得这才是她真正的家，她只是这么想，可不敢说出来。事实上，之安的家才是属于她的。不是吗？他换下西装，只穿普通的T恤，看来更像当年的立品了。他从冰箱里拿出预先买好的猪排什么的，又开了个罐头汤，稚气地忙得好起劲。

他坚持不要贝妮帮忙，只许她站在一边看。他的手法居然很纯熟，不一会儿，香喷喷的洋葱猪排已放在餐桌上。

“忘了问你，你在太子行楼下等了多久？你又不上班？”她坐在餐桌边。

“从十点钟开始等，我看见你十点四十七分走进去的！”他说得好孩子气。

“我觉得等到你比上班重要！”“多不负责的人！”她叫起来。

“公司炒我鱿鱼我就去你家打工！”他开玩笑。“那时我可以天天对着你！”“之安会把你杀了！”她笑。

“你不会那么残忍让他杀我吧！”他也笑。

他们很愉快地吃完简单的午餐，气氛融洽得不得了。

这是她向往的生活，这才是真正的家，是吗？她想着和之安对坐餐台，相敬如宾，客气得过分的时光，她，真该挣脱束缚？她真该向既成的事实挑战？她会有这份勇气？“想什么？”他在她耳边问。

她一震，发觉他已收拾了碗碟，换了两杯香浓的咖啡。哎，她真是想得太入神了。

“我在想，，是否该请这位微电子硕士到我家去当大厨师！”她力持自然地说。

“为什么不乾脆来我家当女主人？”他反问。

“又来了，”她的脸一沉。说：“说过不许再说的！”“别那么严格，贝妮，”他说：“我担心这种偷来的时间不会长久！”“你，”她说不出话，他的预感？不会长久？“别谈不愉快的事，”他拿起她的咖啡，用一只手拥住她的肩，带她到沙发上。“既然我们已经在一起，就该享受每一分、每一秒时间。”“立品，我好，矛盾！”她终于说，“我不是个善变的女孩，我也不轻易爱上任何人，对你，我没办法！”“矛盾什么？”他用双手围住她。“我们相爱，，总有办法解决的！”“没有办法，不会有办法，”她不停地摇头，她的心都揉碎了，为什么上天要安排她和立品分散？为什么又安排他们再见？是故意的折磨吗？“我知道不会有办法！”“谁说的？我们可以，走！”他说。

“走？”她吃了一惊。“不，不行，不能这么做，之安会受不了！”“但是不走，你会受得了？我会受得了？”他吻她的脸，吻她涌出来的泪水。“我爱你，你不知道吗？”“不，不是这样的，”她的心全乱了。

立品又在吻她，他的物像五年前一样温柔，一样炽烈，她嗅到立品身

上散发出熟悉的纯净男人气息，五年前的爱，五年前的感情一下子爆发出来。毕竟，立品是她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爱人，是那个她曾为他献出十九年纯情的男孩！

她攀住他的脖子，她承受他的吻、承受他的爱，心中纠结着的烦恼、忧愁、矛盾一扫而去。她什么都不想，她只是爱着、被爱着，她情愿这一刹那是世界毁灭的时刻，她甘愿死在立品怀里！

过了好久、好久，他们才从那狂热的梦中醒来。她的眸子清澈剔透，她的两颊染上红云。她全身都是醉意。他那么定定地、深深地凝视她，神色庄严而肃穆，像在圣坛宣誓的青年人。

“贝妮，我不是第一次吻你，也不是第二次，绝不是！”他喃喃地说：“我们是在梦中？或是前一世的爱人，是吗？是吗？贝妮，这是姻缘？”“我，不知道！”她轻轻地摇摇头。“立品，我只说，我爱你，好爱你！”“贝妮！”他又拥住她。

“我爱得，好疲倦，”贝妮蜷伏在他怀里，柔得像只波斯猫。“我爱了好久、好久，一定的，爱了二十年。”“贝妮！”他再吻她。小小的精致客厅里，每一个角落，每一寸空间都充满了浓浓的爱、深深的情，他们被淹没在里面，忘了时间、忘了自我，忘了周遭的一切。

他们的爱不是突发，不是一见钟情，他们爱了长长久久的二十年。你知道、我知道，贝妮也知道，只有立品不知道，是吗？有一天，他会知道吗？没有人能预测！

“贝妮，答应我，跟我走！”他打破了沉默。“跟我回美国，让我们结婚，让我给你爱情，给你安全感！”“我，考虑！”她说。她似乎再不坚持了。

“考虑什么？我们相爱，我们有理由在一起，”他说得有点霸道。“在美国没有人会认识我们，跟我走，贝妮！”“我，”她还是下不了决心，因为她太善良。

“别犹豫，”他捉住她的肩，他决心要得到这个令人又爱又怜的女孩子。“我们立刻走，没有人会发觉，答应我，贝妮！别折磨我了！”“我，答应！”她长长地透了一口气，停止挣扎。

和同一个男孩子恋爱两次，世界上还有相同的事情吗？飞出囚牢星期天，之安在家中陪着贝妮。

贝妮心神不属地守在电话旁边。之安的体贴和爱护竟变成了她的阻挡，她无法去见立品！

之安坐在一边沙发上看报，烟斗里的烟雾轻缓地围绕在他四周，好安详、好悠闲的模样。

近千的客厅静得一丝声音也没有，连轻微的呼吸声都被巨大的冷寂所吞噬。

这就是贝妮的家。

有安全感，有富足的物质享受，却冷得像个冰窖，在精神上是空虚的。

如果没有爱情，贝妮可以长时间地忍受这空虚，但现在，她心中全是立品的影子。她已没有办法，她全心全意都在立品身上。她下意识地叹一口气。

之安立刻发觉了，放下报纸，爱怜地望着她。

“不舒服吗？贝妮！”他问。

“没有！”她警惕起来，不能给之安发现什么。“家里太冷清了，是吗？”
“贝妮，”他有些歉然的。“我知道我太忙，没有时间陪你，我不反对你招待朋友到家里来玩，或者，你可以出去逛逛街，买点东西！”“不是这意思，”她好惭愧，之安太好了。“之安，我们，会有时间出去旅行、度假吗？”“最近不行，”他摇摇头。“等秋天过后好吗？我带你到欧洲旅行！”她暗暗叹息。她希望之安答应她，帮助她解决目前的矛盾，可是之安完全体会不出。

“好，吧！”她轻轻的。“等秋天过后，我们去欧洲！”之安满意地重新拿起报纸。贝妮就是这么柔顺的一个女孩子，他选的好太太！

电话铃突然响起来，她紧张地神经质般抢着抓起话筒来。

“喂，盛公馆！”她说。

“贝妮，我是立品，”他愉快的声音传过来，她的心都扭紧了。“能出来吗？”“哎，不能，”她手足失措的。之安就在旁边啊！“之安在家，我得陪他！”“我妒忌，贝妮！”立品在电话里说道：“出来吧！”“真的不行，明天吧！”她的脸色都变了。

“谁的电话？”之安问。

她心中飞快地转着，说谁才不会引起之安怀疑？“是陈院长，”她只有扯谎。“是孤儿院的陈院长！”“有什么事？”之安很关心。

“他说要我去一趟，有点事情要我帮帮忙！”她仍然拿着电话，她故意让立品也听见。

“去吧！”之安宽大的。“你该去的！”“那，”贝妮对着话筒。“陈院长，我就来！”“到我家来吧！”立品开心地笑了。

放下电话，贝妮长长地透一口气。她不惯说谎，尤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。

“我现在就去？”贝妮看着之安。她觉得无地自容。

“带五千块钱去！”之安随手写张支票。“陈院长有事，你该义不容辞！”

“上个月已送去一万元，”她更难堪，之安为什么不怀疑一点？那么她心里也会舒服些。

“不要紧，做多点善事对自己好，”之安也懂幽默了。“我感谢他养育了你！”贝妮接过支票。她若不拿，之安反而会怀疑，等会儿抽空送去吧！

她换了条长裤，拿了手袋、车匙就走，她那么急着渴望见到立品。

“之安，我去了，我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赶回来，”“别急着赶回来，帮忙要帮得彻底，我会安排自己！”之安简直绝不怀疑。

“你可以去打高尔夫球！”她不好意思的立刻走了。

“放心，或者我去找米高他们打桥牌，”他竟催她走。“你快去吧！陈院长怕等得着急了！”她硬起心肠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她有飞出鸟笼的感觉。无形的鸟笼。

她过了海，先赶到陈院长那儿，把五千块钱的支票送到，然后再去立品家。

立品竟焦急地在楼下等，见到她时，高兴得几乎跳起来，他抓住她的手直嚷着。

“急坏我了，怎么这个时候才来？”他带她进电梯。“你早该在半个钟头前到的。”“急什么呢？”她心中甜甜的。“我先给陈院长送张支票去，难道我是孩子，还会走失？”“怎能不急，这个时代，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，像交通意外，像遇到飞仔打劫，像，哎，反正你愈不来，我就愈往坏的地方想，

真以为永远见不到你了！”“稚气。”她满意地笑了。“哪有那么多的意外？照你讲每个人都别出门了！”“有我陪伴就不同，”他打开房门。“我会保护你！”“我会保护自己！”她笑一笑。“我从小就训练成保护自己的本能！”“所以你的未婚夫失踪，你立刻就嫁给盛之安！”他说。

“怎么这样说？你认为错在我？”她睁大眼睛。“你认为我该一直做舞女等下去？”“不、不，别误会！”他连忙摇头。“我只是妒忌盛之安，多等两年，不是会遇到我吗？”“异想天开，”她被逗笑了。“没有之安，我不会认识王医生，没有王医生我就不会认识你。”“我们缘订三生，没有他们也会相遇，信吗？”他凝望着她，说得好认真。

“也，许吧！”她垂下头。上帝所安排的棋局，不是她能预知的。

“怎么？又有些不开心？”他让她坐下。

“不，立品，今天我们出去走走，好吗？”她说。

“没问题，我随你到天涯海角去！”她捏捏她的手。

“只怕我们无路可行！”她靠在沙发上。

“又悲观了，要有信心，知道吗？”他拍拍她。

“不是信心的问题，”她皱着眉，苦着脸。“之安对我实在太好，我不忍心！”“感情的事，有时是很残酷的！”他说。

“也许我这种人命中注定是要受精神折磨的！”她说。

“走！”他跳来。“出去走走！再说下去，连我都会悲观起来！”“我想到沙田万佛寺去！”她说。

“万佛寺！”他心中一动。“好熟的名字，我好像去过一样！”“我去过，”她说得有些伤感。“我曾在那儿许过一千个愿！”“这么多愿望？表示你心事太多！”他笑着。

“一千个愿望全为一件事，”她说：“我希望“他”平安，“他”有一天会回来！”他不说话，心中十分感动，她真是个好女孩。

“我们去吧！”他慢慢说：“让我帮你求那一万个愿来成全你的愿望！”“若“他”真回来，你，怎样？”她故意问。

“我！”他呆住了。“我没想过这问题，我，真奇怪，我竟以为自己是他了！”“这是不可能的！”她不再说下去。“走吧。”仍是她驾车，出狮子山隧道直奔沙田。

一路上他都在沉思。他觉得路旁的一切都好熟悉，仿佛真是来过一般。他奇怪自己怎么常常有这种感觉，他可不相信什么鬼鬼怪怪及轮回这类的说法。

在沙田路边泊好车，步行转向去万佛寺的小径，贝妮突然停下来，若有所思的、若有所思的。

“不，立品，今天不去了！”她下定决心。

“为什么？就快到了，不是吗？”他诧异的。

“我觉得，有些事不能强求，”她回头就走。“我们回去！”“贝妮！”他抓住她的手臂。“你心里想着些什么？”“你要知道？”她盯着他看，立品就在身边，还求什么？不是太荒谬了吗？“说吧？你一定瞒着我一些事！”他不放手。

她犹豫半晌，还是，不说吧！

“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不是现在！”她肯定的。“我答应一定告诉你！”“你知道吗？我一直觉得你有什么阴谋似的！”他摇摇头。“你肯接受我，有点

怪！”“说得多离谱，阴谋！怪，”她夸张地掩饰。“立品，我不知道你把我看成什么人！”“把你看成少有的好女孩，”他庄重的。“我看得出你内心的矛盾，而且，你不可能那么快爱上一个人！”“你不信一见钟情？”她心中吃惊，他真精明。

“我信！只是，你对我不是一见钟情，”他洞悉一切地望着她。“你特别对我的往事感兴趣！”“不管你怎么说，今天我不能把一切讲出来，”她摇摇头。“其实，也没有什么事！”他知道她绝不会说的了，他放弃追问。

“不去万佛寺，难道回家？”他问。

“我打一个电话，如果之安去打桥牌或高尔夫球，你不如到我家去！”她说。

“好提议！”他稚气地拍手。“我以为你永远不会请我去你家了！”“那是之安的家！”她纠正他。

“我喜欢那个露台，”他说：“从那儿望下去，香港、九龙都在我脚下！”

“等我，我过去打电话！”她走过马路，走进一家士多。

立品到汽车上等她，她回来时神情很愉快。

“之安到朋友家去了，吩咐连晚餐都不回家吃！”她笑得好甜、好美。“我可以做我的拿手好菜招待你！”“让工人去做，我情愿多些时间和你一起！”他说。

她发动汽车往回驶。她就是这样的，三心二意，一会儿这、一会儿那，拿不定主意。说好了的事，到了门口都会临时回头，她不明自自己！

这件事会怎么发展下去？怎么结束？她虽然答应和立品一起走，她还会改变主意吗？谁知道呢？回到香港山顶的家中，在工人们的惊奇眼光下，她把立品安置在客厅。她从来不带朋友回家，何况是年青的男孩子，难怪工人们惊讶了！

她到卧室里去了一趟，带了一本很精致的相簿出来。

“到露台看或在这里看？”她问，“露台没有冷气，你得忍受三十二度高温！”“在这里看吧！我怕热！”他接过相簿。

她制止他翻动，很认真、很严肃地说：“我到厨房去吩咐晚餐和预备下午茶，你慢慢看，”停一停，再说：“听着，慢慢看！有什么疑问、有什么不懂，等我出来慢慢告诉你！”“什么意思？相簿有炸弹吗？”他半开玩笑。

“差不多！”她转身去了。

他翻开第一页，心中起了一阵奇异的波动，四张照片全是贝妮和一个男孩子合照的，男孩子很脸熟，似乎见过面，似乎，天！很像他！他再翻下去，一页一页的，都是贝妮和那像他的男孩。

从十几岁开始，愈翻下去年龄愈大，那男孩竟，更像自己。他心中吃惊，忍不住双手都颤抖起来。翻到最后两张，成长了的贝妮和那男孩，哦！简直和自己一模一样，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最后一页，他只看了一眼，心灵巨震，整个人都几乎失去知觉，这一张，不是和他银包裹那张一模一样？那五岁的男孩不正是自己？这，这，他冷汗直流。

他抬起头，贝妮沉默地含泪站在面前。

“他，他是谁？”他的声音沙哑而颤抖。

“我的未婚夫！”她努力控制着激动。

“他叫，什么名字！”他鼓起全身勇气。

“李立品！”她说。

他只觉轰然一声，所有的血都涌进脑子里，什么思想都没有了！
天下哪有这样的事？竟真实的，发生在他们身上！

立品移动了一下酸软的身体，他发觉竟是坐在家中。

他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回来的，他满脑子只充满了一件事：他就是贝妮的未婚夫！他，就是那个贝妮牺牲一切所帮助的男孩；他，就是那个一度失踪的李立品；他，也就是那孤儿院中的孤儿！

他失魂落魄地想着，怎么可能呢？他明明有母亲在美国，他完全不记得在香港的事，他甚至不认识贝妮，他知道，不论他如何不信，贝妮所说的一切必是铁一般的事实。贝妮熟知他以往的一切，贝妮有他五岁时的照片，贝妮相簿上的男孩子全是他，怎能不相信呢？又怎能置信呢？这件事简直像做梦一样！

若是真的，当然是真的！他和贝妮是上帝棋盘上最奇妙的两粒棋子吧？他很想去看孤儿院的陈院长，他又那么怕去，他几乎能想象，陈院长所说必和贝妮相同。那他，他该怎么办？他不是自小在美国长大的传教士的儿子，他是在香港挣扎、奋斗的一个孤儿。

传教士！那么妈妈，他再也不能等待，他冲出大门，赶到电报局，他要立刻弄清楚这件事，他打长途电话回美国。

现在该是美国半夜时分吧？妈妈，是妈妈，一定还在睡觉，他管不了那么多，他一定要问清楚这件事！

接通了电话，他听见美国电报局的接线生在和妈妈说话，妈妈的声音惊惶、恐惧，她一连串地问接线生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儿子在香港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立品心中一痛，几乎下泪。无论她是不是亲生母亲，她对他比一般人的妈妈更好，她当他是亲生儿子，听她那么焦急的声音，可是假装得出的？“妈妈，我没事，我很好！”他冲口而出。

“立品，是你吗？是你吗？”妈妈的声音欢喜得似乎在哭了。“立品，为什么打电话来？有什么要紧事？”“有一个问题，”立品不能不说，电话里的时间就是钱。“我，是你亲生的儿子吗？”沉默了一刹那，妈妈在做什么呢？震惊得，昏倒？“妈妈，你回答我，妈妈，”他着急地叫。

“立品，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这么问的！”妈妈竟然十分平静。“你不是我亲生儿子，我是在一次目睹的车祸中把你救回家的。那时，我以为你不会活，我救你回家尽一点力，是因为你是黄皮肤的中国人，我的同胞，”“但是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立品追问。

“在你的西装口袋里有一个银包，有张陈旧的孩子照片，上面写着李立品三个字，我相信是你的名字，我又正好姓李，于是便收养了你，”妈妈说：“三十多年来我没有孩子，你似乎是从天而降，我以为是神赐给我的，我不知道你的身世。医治好你，你竟也什么都不知道，于是，我编。我的儿子，总该有童年，我也让你再读书！”织了故事“妈妈，你该早告诉我！”他痛苦的。妈妈的一席话已证明了一切，还有什么可怀疑的？“是我错，我自私地怕失去你，”妈妈似乎真流泪了。“这几年我们相依为命，你真像我的儿子，立品，是你，到你的家人？你不会再回美国了，是吗？是吗？”“不，我没有家人，”立品深深吸一口气，他不能伤害一个孤寂而善良的老妇人心，何况她救了他，并教育了他几年。“我是个孤儿，我从来没有家人，我只是碰见昔日的的朋友，未婚妻。妈妈，我会回来的！”“天！你还叫我妈妈，你说会

回来，哦！感谢神！”妈妈狂喜地叫着：“立品、立品，我的好孩子！”时间快到了，立品不得不结束谈话。

“妈妈，我会有信给你！”他急切地说：“你相信我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回家的，你是我唯一的妈妈！”“孩子、孩子，立品，”妈妈泣不成声，那是喜悦的眼泪。“我等你，我会等你，你保重！”放下电话，立品在长途电话室里靠了好一阵子才出去，怎样的一回事？至今他还像在做梦！

妈妈不是真妈妈，盛之安夫人贝妮竟是他的未婚妻，他千里迢迢来到香港，那么多的女孩子，他竟又只爱上了自己的未婚妻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造化弄人？不信也得信了，是吗？付了电话费，他慢慢走出海运大厦。

一股热气迎面扑来，阳光下，他又回到现实。他开始冷静下来。

他曾约贝妮离开之安和他一起走，贝妮答应了，贝妮早知道他就是以前那个李立品，他相信。现在，贝妮还肯吗？哦！可爱的小贝妮，如果他不回来，他将永远不知道贝妮为他所作的牺牲，如今，他将怎样报答贝妮！

哎，别说报答，他们之间根本不需要这两个字。难怪贝妮会一见面就请他参加宴会，难怪贝妮肯接受他的约会，难怪贝妮肯接受他的爱。他们本是未婚夫妇，他们已相爱了二十年！

他沿着马路向前走，漫无目的、满心思绪地往前走。他没有目的地，他只想走一会，想一会，他想起了盛之安，他曾莫名其妙妒忌过之安，但是，他该感谢之安才对。若不是之安，贝妮仍是舞女，贝妮仍在那可怕的地狱中。是之安给贝妮安全感，是之安给贝妮自尊、自信心，是之安给贝妮安适的生活。之安给贝妮太多、太多。自己呢？只令贝妮牺牲，只令贝妮下坠，虽不是他的心愿，他完全不知道。他仍觉惭愧，惭愧得无地自容。

他发觉，他远比不上之安！

他站在一个十字街头。是条陌生又熟悉的路，还走下去吗？或是就此回头？他竟拿不定主意！

他想起了王子奇，那个仁厚的长者，是美国的妈妈，终就是妈妈，介绍的，子奇是好医生，他能医人的身体和精神，为什么不去找他？他跳上的士，赶到尖沙咀码头，他要在子奇离开医务所之前找到他。

快六点了，太子行一些商店预备关门，他匆匆忙忙乘电梯上楼，很幸运，子奇的医务所还有人声。

子奇正看完最后一个病人，准备离开了。

“立品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？”子奇很风趣。再看立品的神色，他不禁呆住了。“怎么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“你知道贝妮的故事吗？”他劈头就问。

“贝妮说过，”子奇沉吟着。“可是我不能告诉你！”“不需要告诉我，”立品眼中射出灼人的光芒。“因为我就是她那失踪的未婚夫！”“你是说，”子奇简直不能相信，天下哪有这么奇的事？立品不正常？“美国的妈妈不是亲生的，她把我从车祸中救回去并收养了我，我失去一切记忆，”他胡乱地毫无头绪地说：“反正，是实话，贝妮明白一切！”“立品，你的话使我担忧，”子奇到底是名医，他能控制住自己情绪。“你知道这件事会是多么严重吗？”

“我知道，我请求你帮忙，”他认真而诚恳地望着子奇。“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！”“我不能替你作决定，”子奇抚摸着眉心。他替贝妮和立品叹息，可是，之安是他的老朋友。

“你们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，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好！”“没有三全其美的

办法，你知道的！”立品焦躁的。

“三全其美？”子奇摇摇头。“若能三全其美，世界已到完美境界，连战争都不会有了！”“贝妮答应和我一起走！”立品突然说。

“走？”子奇吃了一惊，这件事岂能一走了之？他们都是善良人，或者感情冲动时他们会走，但他们会痛苦，善良人逃不过自己的良心。

“是的，走，”立品抓住子奇的手，满怀希望的。“我们偷偷地回到美国，你不说，没有人会知道的！”子奇不出声，他了解立品的感情，只是，他知道，他们走是错误的。

“即使我没发现我就是贝妮的未婚夫，我也已经，爱上贝妮！”他认认真真地说。

“说是，天意吧！”子奇叹气。“让我先打个电话。”他接通了贝妮家中的电话，接电话的正是贝妮，她似乎若有所待呢！

“贝妮，我是王子奇！”子奇说。

“王医生，有事？今天不该接受治疗呢！”她强装自然。

“我只问你一件事，”子奇的声音很平稳。“你以前的未婚夫叫什么名字？”“为什么，问？”贝妮的声音低下去。

“为你好，相信我，贝妮！”子奇说。

“李，立品！”贝妮轻声说。

“行了，再见，贝妮！”子奇惋惜地叹口气。三个人都是他所喜爱的，他该帮谁？又不帮谁？“等一等，王医生，”贝妮说。“是他，找你吗？”“但愿大家都做得对！”子奇不置可否地放下电话。

立品用急切的眼光注视着子奇。

“她说什么？她怎么说？”他紧张地问。

“立品，你是我的子侄辈，我希望你得到幸福和快乐。”子奇不回答他的问题。“她说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该怎样做！”“如果我知道怎么做，我不会来！”立品坦然的。“盛之安算起来该是贝妮的恩人！”“之安是个十分善良的人，你也该看得出来，”子奇说：“我只提醒你一句，无论你决定怎么做，别伤害他，否则令贝妮变成忘恩负义！”“我，知道，我会考虑！”立品沉默了一下，站起来，“我走了！”“告诉我去你去哪里，免得我替你担心！”子奇叫住他。

“我回家，我会仔细想想，”他看子奇一眼，后者眼中有鼓励的光芒，他心中一动，他明白了。

“我去找贝妮！”“你们该谈一谈，但，别为难她！”子奇拍拍他。

他走出医务所，走出太子行，叫了一部的士直上山顶，他按响了贝妮家堂皇的大门。

多么奇怪，开门的竟是贝妮，她知道他会来？再见她，心情全然不同，他不是追求一个新认识的有夫之妇，他是见自己的未婚妻。

贝妮不出声，默默地让他进去，招待他生到露台外。天已黄昏，太平山下的灯光又闪耀起来，美得像一颗光芒四射的钻石。

贝妮进去一趟，用托盘端出两杯渗着酒的果汁。

“盛之安呢？”他问。

“我告诉过你，他今天不回来晚餐！”她说。奇怪的是，她竟显得那么平静。

“我想跟他谈谈！”他直视她。她漂亮的脸庞令他心情激荡，他，能得回

她吗？“不，你不能跟他谈，”她断然拒绝。“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别打破他的宁静！”“我们三个人之间，再也没有宁静，”他说：“我们必须面对现实，贝妮！”“我是面对现实，”贝妮挺一挺背脊。“立品，我已经决定了！”“跟我走？”他眼中光芒连闪。

“留下来，做之安的太太！”她平静极了。

“贝妮，你没说错？”他站起来。“你没考虑到我们的爱情？”“我什么都考虑过了，爱情、感情、恩情，”贝妮诚挚的。“在目前的情况下，我以为爱情不是最重要！”“贝妮，你要顾及我，”他呆了，贝妮会放弃他？“我不能太自私，”贝妮无奈地摇头。“之安爱我，我不能做个使他失望的太太，何况，我是保守的中国女孩，我不敢听离婚两个字！”“贝妮，你不是因为，他的钱吧？”他的声音都抖起来，这结果是他所意想不到的。

“你知道我不是！”贝妮昂然的。“为了钱，我根本不必告诉你所有的事！”“你令我失望！”他颓然垂下头。“我以为，你会跟我走，我们明明相爱！”“立品，你该明白一件事，”贝妮很理智的。天知道她这理智背后是多么巨大的心碎痛苦。“我能为你牺牲一切，之安却没这义务，你懂吗？”“我不懂，我只知道你不爱他！”他稚气而固执。贝妮不肯随他去，他失望透了。

“你不能说我不爱他，那是我和他之间的事，”贝妮振作一下，她已经想通，想要不伤害任何人，只有牺牲自己，她几乎能明白，她对立品远不及对之安重要，她要令立品死心！

“我现在发觉，我，是爱他！”“爱他？”立品跳起来，玻璃柜上的果汁被他打碎在地上。“你怎么说得出口？你才说是保守的中国女孩，你怎么能移情别恋？你爱了我二十年！”“不是移情别恋，你，不会懂！”她心中扭得发痛。

“我懂，我完全懂了，”他的脸全变了。“这几天里，原来你对我只是假情假义，你怪我失踪三年，你后悔曾对我的帮助，于是你想个办法，让我知道以往的一切，你只是在报复，是吗？你在报复！”“不是报复，立品，不是！”贝妮吃了一惊。立品怎么误会成这个样子？“你打破我的现实，你把丑陋的、孤寂的、可怜的童年生活拉到我面前，我傻得满以为你会跟我去，你，你竟把我拉入冰水。我曾使你失望，于是你也使我失望，你是报复！”“不，不，不是的！”贝妮慌乱了。立品怎么会这样想呢？上帝知道她不是报复！

“还说不是，”立品露出一个鄙夷的神情，天！那些爱呢？情呢？得不到贝妮，他就变得这么厉害？男人的心真可怕！“我知道你本性善良，可是你做过舞女，你变得眼中只有钱，贝妮会拒绝立品？谁会相信？”贝妮机伶伶地抖一下，天地间任何人都可以指摘、都可以讥笑、都可以看不起贝妮曾是舞女，但立品不能，他不知道贝妮这么做全为他？他可有良心？“你，你说什么？”她指若他，手指顶抖，再也不能保持冷静。

“说你是舞女，说你变得利欲薰心，说你变得贪图虚荣、享受，说你变得，无耻！”他涨红了脸，他冲动得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。

“说得，好，”她脸色苍白，摇摇欲坠，她做梦也想不到她牺牲自己，爱了二十年，爱得心都老了的立品会说这样的话，天底下还有公理吗？“说得好！你使我觉得我的决定再正确也没有了！”他也有些吃惊，他说了些什么？他只感到混乱，乱得一塌糊涂，贝妮说爱之安，天下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难堪、更痛苦的吗？他的贝妮竟会变心？他的贝妮会变得看重金钱？享受？世界上仿佛没有了白昼！

“不论说得好不好，我，不会再来打扰你，”他仍然那么气愤，那么激动。
“你好好地做你的盛之安夫人吧！”他转过身子，大踏步走出去。

“慢着，”贝妮叫。她苍白着脸，含着泪水，咬着牙齿。“选择做盛之安夫人是我的自由，但是，我得告诉你，我没有错，我也没有，对不起你？”
“你怎么会对不起我？”他脸上有不正常的红晕。“你是我的恩人，我的今日是你赐的，我的学位是用你去当舞女的钱换来的，你怎么会对我不起！”用不着讽刺，你记住，我只是，夜露，阳光一晒就乾了，就消失了，我只配在阴暗潮湿的地方！”她说。

他皱起眉头。夜露？夜晚的雾水？他不明白，他也不要明白，在这一刻，他简直是恨她了！

她把他带到希望的高峰，又忍心地把他推下来，她真狠心，他想！

**一日之间，贝妮的态度转变好大。

之安回家的时候，看见她愉快地哼着歌，一边在看最新的时装杂志。

她脸上的阴霾完全消失，她变得容光焕发、神采飞扬，她全身跳动着青春的光芒。

什么事使她改变？什么原因？她今天只是到孤儿院中去了一趟，难道是那些孤儿令她开心？之安不问原因，只要她开心，他就高兴了。他是全心全意地爱着她，虽然，他不善于表达！

*“我回来了！贝妮！”之安招呼着。

“之安，”贝妮抬起充满了满足微笑的脸。“回来得真晚，再过半小时，我就预备去接你了！”多开朗的声音？多开朗的微笑？王子奇的心理治疗见效？之安混身轻松。

“你在做什么呢？看你忙得手忙脚乱的！”他说道。

“我在设计旅行装啊！”贝妮站起来在屋子里打个转。“你不是答应我过了秋天，带我去欧洲吗？”“不怕我黄牛？”之安心中好恬适。

“你黄牛我不依，”贝妮抱住他的手臂，天真得像个孩子。“我会每天去你写字楼吵！”“吵？怎么吵法？”四十岁的之安童心大起，何时见过贝妮这神情？又美又娇，又天真又无邪，他的好太太！

“嗯，”贝妮咬着唇想一想。“我不许你接电话，不准你接见职员，也不许你会客，怕不怕？”“怕了、怕了，”之安连连摇手。“什么地方学来的绝招？”“学？才不要学呢？”她装个鬼脸。“天生的，做太太都有一套绝招的，否则不被丈夫欺负才怪？”“良心话，我可没有欺负过你！”之安挽住她的腰。

“当然没有，”她在他脸上吻了一下。“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！”“今天怎么突然不同了？”他凝视着她。这样的太太，他太满意了。

“因为我今天发觉，原来，我是那么爱你！”她撒娇地靠在他怀里。

“小贝妮，”之安高兴万分。“为了你这句话，明天我交代了公司业务，立即办好手续旅行去！”“明天？”贝妮惊喜地。

“明天开始预备，顶多一星期可以动身，”之安豪兴大发。“不止去欧洲，我们去环游世界，补度蜜月！”“天，你不是在骗我的吧？”她开心得跳了起来。

“之安永远不骗贝妮！”他在她耳边说。随着吻了她。

她安静下来，亮晶晶的眼睛不停地转，一副小女孩开心的模样。

“之安，你先去洗个澡，然后我们好好地计画一下行程！”她说：“我们也去美国，威斯康辛州吗？”“随你高兴！”他走进卧室。

她靠在沙发上休息。

她是真的想通了、想化了，除了道义的原因她不能离开之安，她也再找不到像之安这么爱她、这么宠她的人。看吧！只为了她脸上的笑容，只为了使她更开心，他宁愿放下许多公事，陪她旅行。多难得的好丈夫！

立品，虽有爱情，可是爱情并不保证是个好丈夫，譬如脾气，譬如太年青，譬如，许多因素，她有什么理由放弃手中的幸福？她有什么理由去伤害之安？不是每一个人都该为立品牺牲的！

没有她的日子，立品仍然能过得很好，因为他年青，但之安失去了她，她不能想象，她知道之安爱她！

她觉得，她做得对！很对！

电话铃响起来，她犹豫一下，拿了起来。

“喂！是我！”立品说。

她想象得到是他，她不出声。她不能让三个人一起错下去，她希望立品死心！

“我知道你在听，贝妮，”立品。声音也平静、开朗了不少。“我只有几句话！”“你快说，之安快洗完澡，”贝妮使声音变冷。既不可能再相爱，只有当他是哥哥或弟弟。“我们已预备在一星期之内环游世界！”“不需要向我示威，贝妮，”他叹了一口气。“我知道你是故意激怒我！”“说你的几句话吧！”她催他。不能再给他机会了。

“我预备一星期内回美国，我答应了我的妈妈，”他说，“我失去未婚妻，得回一个妈妈，我相信上帝是公平的。对我们孤儿来说，父母的爱和爱情一样重要！”“你说得对，你的决定，也对！”她说。

“我为刚才对你的无礼而道歉，”他说：“凭着二十几年的感情，你会原谅我吗？”“我会！”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告诉自己不能激动。

“那我，安心了！”他的声音有点凄凉、有点悲哀。“回到美国后我不会再来香港，答应我，我们通信！至少，我们同是孤儿院中的兄妹！”“好！我们通信！”她由衷的。

“我以前一直有个感觉，我来香港，是要找寻什么，”他又说。有些自嘲的。“原来不是找寻，而是偿还！”“你不欠我什么！”她立刻接口。

“我也无力偿还，”他苦笑。“贝妮，我会记住你，我也会永远祝福你！”“我也一样！”她觉得鼻子发酸。二十年的感情啊！

电话里有一阵短短的沉默，很难受的沉默。

“如果我有机会，我会报答你，”他说得很困难。“贝妮，你不是夜露，绝不是！”“我过了两年只见灯红酒绿，不见阳光的日子，”她无奈的。“说夜露是动听的，因为夜晚的露水至少保持本身的透明和光亮！”“不，你不是！”他似乎又激动了。“记住，你不是夜露，只是一朵饱吸夜露露在清晨的阳光下吐艳的百合，格外清新、格外高洁、格外茂盛！”“你！说得好！”她眼睛湿了，这点，她由衷地感激他说得好。

她真是朵饱吸夜露的百合！

“我相信你是真的原谅我了，”他说：“我要挂电话，明天一早就开始办回去的手续。”

贝妮，你，保重！”“你也是！”她说。

他们几乎同时挂上电话，他们都没说再见。

事实上，他们明白，他们是不会再见的了！

她在沙发上坐了一会，听见之安走出来的声音。

她的心情真轻松得像一片飘浮着的羽毛。

是真正结束了。

所有的纠缠、所有的烦恼、所有解不开的结，都那么奇妙地结束了。

一个结束就是另一个的开始，是吗？“嗯，舒服多了，”之安穿了睡衣，安详地坐下来。“刚才似乎听见你和谁在讲话！”“你一定猜不到是谁？”她移坐到他身边。

“是谁？王子奇？”他看着她。

“嗯！怎么一猜就中了？”她半撒娇的。“不能假装猜不到吗？”“好，好，下次一定假装猜不到！”之安眼睛笑成一条缝。“他说什么？”“他说我好了，不需要再去治疗，”她高兴地说。之安不知道立品的事。已经结束了，何必再说出来？“他担保我不会再做噩梦！”“是吗？”他也好高兴的。“他用什么仙丹医好你？”“是，是信心、耐心和爱心！”她眨了眨大眼睛。

“说得多好！王子奇该被表扬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医生，”之安挥一挥手，像个将军。

“他医好了我太太！”“之安，还有一件事，”她低垂下头，脸绯红了。

“什么事？说吧！”他拥住她的肩。“只要我办得到的，我一定依你！”“我，”她竟害羞说不出口。这孩子！

“说吧！贝妮！”他鼓励地轻轻拍她。

“我要一个孩子，你和我的孩子！”她的头垂得更低！

孩子？之安惊讶、狂喜得张大了嘴，孩子？贝妮不是一直讨厌孩子吗？她要一个孩子？是上帝改变了她？多奇妙的一件事啊！

